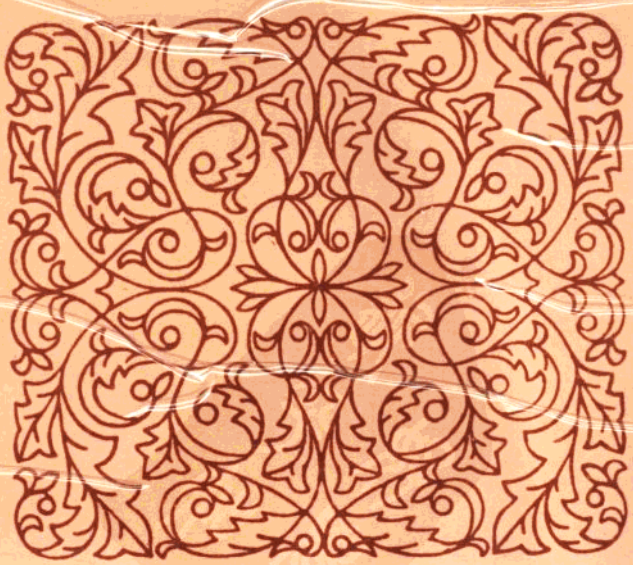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14·



新理學　馮友蘭著
新事論　馮友蘭著
新世訓　馮友蘭著
新原人　馮友蘭著
新原道　馮友蘭著
新知言　馮友蘭著

民國叢書

第五編
·14·
哲學·宗教類

上海書店

新事論

馮友蘭著

自序

自中日戰起，隨學校南來，在南岳寫成新理學一書。此書序中有云：『此書雖「不著實際，」而當前有許多實際問題，其解決與此書所論，不無關係。』此書成後，事變益亟，因另寫一書，以討論當前許多實際問題，名曰新事論。事者對理而言；論者對學而言。講理者謂之理學；說事者謂之事論。對新理學而言，故曰新事論。爲標明此書宗旨，故又名曰中國到自由之路。二十七年爲北京大學成立四十週年，同學諸子，謀出刊物，以爲紀念。此書所追論清末民初時代之思想，多與北大有關係者，謹即以此，爲北大壽。又此書各篇皆於草成時，即在昆明新動向半月刊中發表。修正後，成爲此本，并記於此。

二十八年，六月，馮友蘭識於昆明

目錄

第一篇　別共殊……一
第二篇　明曆次……一九
第三篇　辨城鄉……三八
第四篇　說家國……五六
第五篇　原忠孝……七四
第六篇　談兒女……九四
第七篇　闡教化……一一三
第八篇　評藝文……一三二
第九篇　判性情……一五四
第十篇　釋繼開……一七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第十一篇　論抗建……一九一
第十二篇　贊中華……二〇九

新事論

第一篇　別共殊

荀子說：『類不悖，雖久同理。』（非相）荀子所謂理，與我們所謂理，其意義不必同，不過這一句話，我們可借用以說我們的意思。某一類的事物，必有其所以爲某類的事物者，此所以爲某類的事物者，爲屬於此某類的事物所同有，卽此類之理。一類事物之理，卽一類事物之類型。凡屬於某一類之事物，必皆依照某一理，或亦可說，凡依照某一理之事物，皆屬於某類。所以『類不悖，雖久同理。』

凡屬於某一類之事物，必皆依照某理，有某性。所謂性，卽屬於某一類之事物所依照於某理者。

一件一件底事物，我們稱之爲箇體。一箇箇體，可屬於許多類，有許多性。例如與

三李四，是兩箇箇體。張三是人，是白底，是高底；他卽屬於此三類，有此三性。李四是人，是黑底，是低底；他卽屬於此三類，有此三性。此不過舉例說，其實張三，李四，所屬於之類，所有之性，皆是很多很多底，可以說是不知有許多。每一箇體所有之許多性，各不相同。所以箇體是特殊底，亦稱殊相。而每一類之理，則是此一類的事物所共同依照者，所以理是公共底，亦稱共相。

我們可把一件事物當成一箇體而敍述其所有之性，或其所有之性之某部分。此等敍述是歷史。我們亦可把一件事物當成一某類之例，而研究其所以屬於此某類之某性。此等研究是科學。例如我們可把張三當成一個體而敍述其所有之性，或其所有之性之某部分，如說張三是人，張三是白底，張三是高底等。此等敍述是歷史。我們亦可把張三當成一是人底生物之例，而研究其生理。此等研究卽是科學，或更確切底說，卽是生理學。

科學中所講者都是關於某類之理論，而不是關於某箇體之歷史。例如醫學中講各種病，如傷寒，瘧疾等。其講傷寒，乃傷寒一類之病，並不是張三或李四患傷寒之

歷史。他間或亦講張三或李四患傷寒之歷史，然其講此歷史，並非以其爲歷史而講之，而是以其爲傷寒一類之病之例而講之。在實際上張三或李四所患之傷寒病，其細微曲折之處，不必盡同，但均有傷寒病之所同然者。此傷寒病之所同然者，卽醫學研究之對象。醫學研究傷寒病之所同然者，故其所有理論，可適用於實際上任何人所害之傷寒病。

知從類的觀點以觀事物，我們謂之爲知類。科學雖不僅止是知類，而知類是科學所必有之一基本底條件，是一切科學所同然者。

我們可從特殊的觀點，以說文化，亦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如我們說西洋文化，中國文化等，此是從箇體的觀點，以說文化。此所說是特殊底文化。我們說資本主義底文化，社會主義底文化等，此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此所說是文化之類。講箇體底文化是歷史，講文化之類是科學。

我常說，在中國歷史中，漢人最富於科學底精神。這是一句很駭人聽聞底話，因爲照有一部分人的說法，漢人在許多方面底見解，都是反科學底。我承認漢人在許

多方面底見解，是與現在底科學不合。漢人在許多方面底見解，以現在底科學，或即以現在人的常識觀之，都可以說是荒謬絕倫。不過這些都是就漢人在許多方面底見解之內容說。科學本來是常在進步中底，無論何時代的人所有對於自然之知識，都有與已進步底科學不合之可能。若其不合太甚，則自己進步底科學之觀點看，都是荒謬絕倫。但此亦是就此等知識之內容說。此等知識之內容，雖可以說是荒謬絕倫，而其形式則不妨仍是科學底。此所謂形式，即指一切科學底知識所同然者。一知識，如其有一切科學底知識所同然者，即是科學底。如一人，或一時代之人，其知識有一切科學底知識所同然者，或求使其知識有一切科學底知識所同然者，我們即說，此一人，或此一時代之人，有科學底精神。

關於漢人之富於科學底精神，有幾點可說。此幾點中，有幾點我們已於別處說過（見新理學緒論）。現在只說一點；此一點即是：漢人知類。

漢人之歷史哲學或文化哲學，以五德，三統，三世等理論，說明歷史或文化之變遷者，就其內容說，有些亦可說是荒謬絕倫。不過他們的看法，却係從類的觀點，以觀

察事物者就此方面說，漢人知類，漢人有科學底精神。

漢以前有許多不同底文化，若從特殊的觀點看，或從歷史的觀點看，我們可以說：漢以前有殷人的文化，有周人的文化，有楚人的文化等。但有一部分底漢人不從此觀點看，他們不從此觀點以講文化。他們不講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等，而講金德底文化，木德底文化，水德底文化，火德底文化，土德底文化，或黑統底文化，白統底文化，赤統底文化；這些文化都是所謂文化的類型，與什麼人無關。殷人可以是金德底文化，白統底文化，但金德底文化，白統底文化之實際底有，則並不限於殷人；我們可以離開殷人，可以離開任何人，而講金德底文化，白統底文化。此正如張三或李四的病可以是傷寒，但傷寒之實際底有，則並不限於張三或李四。我們可以離開張三或李四，可以離開任何人，而講傷寒。講金德底文化，白統底文化，或傷寒，是講歷史哲學，文化哲學，或醫學。講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或張三李四的傷寒病，是講歷史。漢人眼見有許多不同底文化，能從類的觀點，將其分類，離開殷人，周人等，而專講各類文化之類型；此即是知類，此即是有科學底精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從類的觀點以觀事物者注重同；從特殊的觀點以觀事物者注重異。從類的觀點以觀事物者，亦說異，不過其所說之異，乃各類間之異，而不是一類中各事物之異。但一類中各事物之異，正從特殊的觀點以觀事物者所注重者。例如醫學講傷寒病，固亦須說傷寒病與別底發熱病之異，但患傷寒病之張三李四間所有之不同，醫學並不講之。但講張三李四之歷史，或其患病之歷史者，其所注重，正是張三李四間之異。漢人不講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等，而專講金德底文化，黑統底文化等，正是不講一類中各事物之異，而只注重其同。

禮記禮運說有大同之治，有小康之治；此亦是說有此二種文化類型。公羊春秋家說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亦是說有此三種文化類型。就內容說，禮運及公羊家之說，比五德說或三統說，較爲合於現在人之常識，所以現在人對於禮運公羊家之說，常加稱道。但就其皆注重於文化類型說，禮運公羊家之說，與五德三統之說，是一致底。

自漢以後，中國人所見者，只是一種文化，所以對於漢人所有關於文化之理論，

不感興趣，因爲他們並沒有關於文化方面底問題。及至清末，中國人又看見許多不同底文化，在文化方面又起了問題，因此對於漢人所有關於文化之理論，又發生興趣。清末公羊家之學之所以大盛，此是其一重要底原因。

清末人用漢人所說對於文化之分類，以分別其所見之不同底文化。照康有爲的說法，『歐美各國』的文化是白統，服色尚白，正朔建子。俄羅斯回教的文化是黑統，正朔建丑。這些說法，當然是可笑底附會。我們若照樣附會起來，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底文化是白統，共產主義底文化是赤統，法西斯主義底文化是黑統。這說法雖亦是可笑底附會，但似乎比康有爲所說，還有根據些。

漢人亦有將文化分爲文質二種者。公羊家亦說文家質家。清末人亦有說，所謂西洋文化，是屬於質家，中國文化是屬於文家者。例如西洋人對於國君，直稱其名，中國人對於國君，則諱其名。清末人以爲此卽文質二家之分之一例。

這些說法，我們現在看來，都是可笑底附會。但是有一點，我們不可不注意者，卽是清末人亦是從類的觀點，以說文化。就他們所說之內容說，他們所說是可笑底附

會。但是他們知類。他們不注意於一類中底事物間之異，而只注意其同。他們不說，中國與西洋，有什麼本來底不同，如所謂國民性等。中國與西洋之不同，乃由於其所屬於之文化類不同。如中國人因文敝而改行質家之法，則中國與西洋即無不同。如西洋人因質敝而改行文家之法，則西洋與中國亦無不同。這種看法，離開其內容說，是不錯底。

自民初以來我們對於西洋之知識，日益增加，漸知所謂西洋文化，又不是一個什麼『德』一個什麼『統』或一箇什麼『家』所能盡。清末人這種看法，就其內容看，遂成爲可笑底附會，而民初人之知識，又不能用別底標準，以爲文化分類。他們於是盡棄清末人所說，不但棄其所說，而幷棄其看法。他們知清末人之錯誤，而不知其錯誤在於何處，遂併其不錯誤者而亦棄之。這是民初人的錯誤。

民初以來，一般人專從特殊的觀點，以看所謂西洋文化。他們所謂西洋文化，是『西洋』文化，此即是說，是個特殊底文化。這個特殊底文化，在他們面前，好像是一個『全牛』。其中條理，他們看不出。他們常說，中國人如何如何，西洋人如何如何。好

像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人之是如何如何是因爲其是中國人：西洋人之是如何如何，是因爲其是西洋人。他們似乎不知至少是不注意，中國人之所以是如何如何，乃因中國文化在某方面是屬於某類文化；西洋人之所以是如何如何，乃因西洋文化在某方面是屬於某類文化。譬如張三因患傷寒而發燒，李四因患瘧疾而發冷。張三之發燒，乃因其是患傷寒病底人，並不是因爲他是張三。李四之發冷，乃因其是患瘧疾底人，並不是因爲他是李四。任何人患了傷寒病，都要發燒；任何人患了瘧疾，都要發冷。上帝如果有上帝，可以不患傷寒病，不患瘧疾，但如果他患了傷寒病，他亦必要發燒，如果他患了瘧疾，他亦必要發冷。

把所謂西洋文化當成一個特殊底文化看，學西洋亦發生問題。一個個體是一個特殊；他是不可學底。凡所謂學某個體者，其實並不是學某個體，不過是學某個體之某方面，學某個體所以屬於某類之某性。例如孟子說他願學孔子。他所願學而且能學者，是孔子之是聖人之一方面。若孔子之其他方面，如其是魯人，爲魯司寇，活七十餘歲等等，皆是不能學底。說某個體之某方面，即是以某個體爲一某類之例而觀

之，卽是從某類之觀點，以觀某個體。從某類之觀點，以觀某個體，則某個體於此方面所有之某性，卽是其主要底性質。其所有之別底性，卽是其偶然底性質。例如從聖人之類之觀點以觀孔子，則其『聖德』是其主要底性質。其所有之別底性，如是魯人等，皆是其偶然底性質。孟子必如此看孔子，然後孔子方可學。如把一個個體作一整個看，則是不可學底。一個個體不可學，正如一個『全牛』不可吃。

其所以如此者，因一特殊底事物，可以同時屬於許多類，同時有許多性。若把一特殊底事物，作爲某一類之例而觀之，我們固可說此特殊底事物所有之許多性質中，那些是主要底，那些是偶然底。但若把一特殊底事物作爲一特殊底事物而觀之，則此特殊底事物，無論其爲何事物，皆是一五光十色底『全牛』。於此五光十色中，我們不能指出那些是其主要底性質，那些是其偶然的性質。例如我們如把張三當成一個科學家看，我們可知其能研究科學是其主要底性質，至其所有之他性質，如是西洋人，或是中國人等，都是其偶然底性質，與他之是科學家與否毫無關係。但如我們把張三當成張三看，則不能說，不能指出，張三所有那些性質是主要底，那些是

偶然底。

一個國家或民族所有之文化，是特殊底文化，是很複雜底，可以同時屬於許多類，有許多性。所謂西洋文化，亦屬於許多類，亦有許多性。若從一種文化類之觀點，以看所謂西洋文化，則於其許多性中，何者是主要底性質，何者是偶然底性質，我們可以說，可以指出。但若從一特殊底文化之觀點，以看西洋文化，則所謂西洋文化，亦是一個五光十色底『全牛』。於此五光十色中，我們不能說，不能指出，何者是西洋文化之主要底性質，何者是其偶然底性質。自民初以來，有些人說科學及民主政治，所謂賽先生及德先生者，是西洋文化，有些人說基督教或天主教是西洋文化。崇拜德賽二先生者，固然不一定崇拜上帝，或且反對有上帝之說，但他們既是說『西洋』文化，他們不能說基督教或天主教，不是西洋文化。

因有人以西洋文化爲一特殊底文化而說之，所以於其提倡西洋化，或西化時，即引起許多糾紛。近數年來，有主張所謂全盤西化論者，有主張所謂部分西化論者，有主張所謂中國本位文化論者。無論其主張如何，但如其所謂文化是指一特殊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